



一
 六岁那年,跟着大人去平头大队看电影《成昆铁路》。一晚上,我紧紧守着公社文化站放映员二俊,看他动作娴熟地给电影胶片倒带,看他变魔术般放幻灯片。

电影散场了,幕布下了,喇叭装箱了,灯也关了。“突突突”“突突突”,眼看二俊一溜腿踏上摩托车要走了,我忽然喊了一嗓子:“我们跟他走。”大人赶忙拉住了我,好说歹说才把我劝回家。

我人随着大人回了家,心却跟着二俊飞走了,飞到了一个我说不上来的地方。随着年龄渐长,我和小伙伴们隔三差五,帮二俊挂幕布、安机器。有时赶场子,一晚上要跑两三个村子。那几年,我们跟着二俊走遍了大半个平头,度过了一个个美好而难忘的夜晚。

后来二俊当了兵,考上了军校,成了鼎鼎有名的大画家。崇拜的二俊看不见了,少年的我每天望向东方,望向二俊的北京。这种感觉和看《成昆铁路》时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不算诗和远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山村小孩的心灵被一个文化站电影放映员无意间放大了,飞起来了。小孩后来吃了许多生活的苦,但一想到电影放映员二俊,他总能从种种不幸和苦难中走出来。

春花姨

周俊芳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春花姨和姥姥家是对门。春花姨是姥姥家的常客。春花姨瘦而腿长,颧骨高,像极了鲁迅笔下的杨二嫂,只是并不曾绑了裤脚,不是圆规模样。她的声音尖而高亢,隔得老远,也能分辨出春花姨的声音。

春花姨嫁到对门,生了个儿子,丈夫得病死了,招了个外乡男人,又生了两个儿子。她一直希望有个女儿,常说,到老了还是女儿亲,媳妇再好也顶不上。她是孤儿没有娘家,渴望有个能说心里话的人。在她那一辈,苦日子的盼头就是生孩子、养孩子,靠孩子。

姥姥家的院子是个宝藏,种满梨树、苹果、核桃、香椿、杏树、石榴树、枣树、花椒树、月季花、大丽花,还有一株老的葡萄藤,撑起一大片浓荫。整个院子,花香醉人,果实累累。生产队里上工的人走了,只有我和姥姥坐在中院门口的葡萄架下,姥姥纺线,我百无聊赖地玩石子儿、捉昆虫,最盼着春花姨来,还在前院的门口,就听见她的声音:“哟,婶子,你又纺上了。我刚收拾完,唉,小丫头过来,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春花姨随着声音走近我们,我迫不及待地迎上去,接到一把花生、几颗硬枣、几颗核桃、几个酸杏……在童年真是些美妙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很爱春花姨。春花姨常对姥姥讲,“我要是有个女儿该多好,不如让我做干女儿吧。”

我懂什么是干女儿,很害怕会离开父母,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但禁不住零嘴的诱惑,一而再再而三地奔向春花姨,不管她怎么开导,我始终没有叫她一声“干妈”,每当此时,她笑得都很尴尬,抚摸着我的头,夸张地叹着气,片刻又快乐起来,有说有笑。长大后才明白,没有认成干亲的原因是父亲调动到县城工作。

记忆中,春花姨手里老在纳鞋,她纳鞋不论双论包袱,一包袱12双,因为家里男人多,鞋总欠缺。春花姨没事时就纳鞋底,刺啦刺啦,不时地低下头用牙咬针,一边与姥姥聊天,一边纳鞋底。一响一响,很少歇息,看见日头高了,就收了针线,回家做饭。

以后每次见春花姨,老远见她捏着针把线拉出老长老长,发出好听的“刺啦”声,多少年不变姿势。我一直不明白,她纳那么多鞋底干什么,但始终没有问过,也许那是一种需要,一种寄托。

那年夏天,春花姨没有纳鞋,她在一次粉碎草料时,将右手手指连根截断,保住了右臂,能干许多活计,只是永远不能纳鞋了,好在她多年纳的鞋也够穿了。

又是多年未见,春花姨更加苍老,灰白的头发,原先直愣愣的身子也弯曲了许多,右臂躲在肥大的袄袖子里,没有了往日的活泼,木讷而畏缩。春花姨的儿子贩运苹果发了财,有了钱,生活富裕了。春花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可她的生命也灯枯油尽。

每到春天,姥姥家的院子依旧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枝头飞舞的蜜蜂,树下爬动的昆虫,却不再是我的伙伴,长大了,童年快乐的院子只成为记忆深处的一道风景。春花姨无奈地放下不停歇的手,永远地离开了。我在春花烂漫的季节,总想起她勤劳贤淑的模样,听她悠远温柔地唤着我的乳名……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一〇一五期

二
 前脚走出校门,后脚走进校门。我不得不面对和忍受社会的无数次毒打和摩擦。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还是向生活举起双手,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样。

但我毕竟还有着自己最后的倔强,步二俊后尘是不可能的了,但我决不会轻言放弃,让二俊看不起。再说《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的作者、大诗人骆辘不也是从寿阳文化馆走出去的大才子吗?踽踽在城市的拾荒者。夜深人静时分,诗人捡起生活废弃的垃圾,一路收集着失败。我心中巨震:即便这个世界抛弃了我,我还可以做一个诗人,像波德莱尔、骆辘一样的诗人,一个“无用之用”的诗人,怎么能轻易认怂呢?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在假期补课的间隙百无聊赖。忽听身后传来一阵软软的童声:“老师,文化馆白馆长来了。”我身子一震,背脊有股触电般的酥麻。我机械地回过头,看到一个脸色黧黑、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许多的中年人,推着一辆四成新自行车,稳稳站在我面前。我忽然有点莫名的委屈,忍不住想哭。我最终遏住了想哭的冲动,就这么傻站着,竟没把白馆长往宿舍让一让,也没给他倒杯白开水。

白馆长似乎见惯了这样的场景,从我激动的脸上,他读出了我表情后面隐藏的内容。他从随身背着的挎包里,细细掏出几本薄薄的书,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双手接过书,低头看是《真情集》——李春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集子里收了我一首小诗《纪念碑抒怀》。

曾几何时,我越来越活成了自己不满意自己的那个人。这本集子让我瞬间有了种向新而生的冲动。我紧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俨然长征路上会师的红军队伍领导人,向白馆长伸出手。

“好好干!”时隔30余年,白馆长轻轻说出的三个字,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三
 人生之路继续向前,我终于迎来了我人生长征的“大渡口”“腊子口”。

2020年除夕前夕,好友福明馆长和我微信视频,想策划一个云上春晚。我却显得有点信心不足,认为当下没必要高调宣传。福明毫不客气,将我一军:“亏你还是一个媒体人,越是形势严峻的时候,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抓好文化宣传。”

我知道福明是对的,人的一生就是一万五千里长征,既然是长征就免不了战斗。身为媒体人,就要以纸和笔墨为武器,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发



不是我记性好,而是印象太深,那情那景想忘都忘不了。

小时候,常能见到拉练的部队背着那么大的背包,南来北往从家门口路过。这时大人们就讲,是兵不是兵身背60斤。60斤啊,可他们脚下踩着风火轮似的,昂首挺胸,大步向前,那样子好威武。

有一年秋天,解放军在我家窑洞里住了一宿,他们做饭烧了一堆柴火,临走时非要给奶奶一块钱作为补偿,奶奶说啥都不要。他们在街门口你推我让,那位解放军说,部队有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不收,部队知道后他会被处理的。还没等奶奶反应过来,一块钱早已塞进了奶奶口袋,他像和母亲告别时一样,用双手拍了拍奶奶的肩膀,几乎是拥抱,然后转身离去。

第二年,拉练的解放军又住进了我家窑洞,不过奶奶一个都不认识,奶奶问母亲,年时的那几个孩子没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母亲说。奶奶很失落地走出院子,站在门口瞅来瞅去,好像寻找着多年未见的儿子。

记得那是冬季,天气很冷。冬天,我们吃两顿饭,只有早饭和晚饭。

吃完晚饭,离睡觉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小孩子们通常都在河滩里滑冰车、烤土豆、玩打仗捉迷藏。那天正玩得起劲时,解放军的号声和嘹亮的歌声穿过树林,传入我的耳朵。这声音就像紧急集合号,听到后西北风卷着我往家刮。

从河滩到家有一段距离,一路小跑生怕误了什么。多么希望他们能住到我家窑洞,我边走边想,那个穿四个兜的营长来了没有,他魁梧的身材,方正的黑脸庞,腰里别着手枪真威风。

西施故里看“名媛”

王文安

“诸暨在哪里?”“西施故里!”对于诸暨,总有人给出这样的介绍。

诸暨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绍兴市西南部,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越国故地,西施故里,也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之所。5月下旬,受老同学仲光的邀约,我们部分大学同学在他的家乡浙江诸暨小聚一次,粗略认识了这座藏在江南的魅力小城。

西施故里是诸暨最为人们熟知的名片,来到诸暨,西施故里风景区当然是不容错过的打卡地。进入景区,漫步浣纱江畔,西施殿、郑旦亭、悬有“卧薪尝胆”匾额的古越台逐一映入眼帘,仿佛让人穿越千年时光,重回吴越相争的峥嵘岁月。范蠡祠背靠鸡金山,黛瓦粉墙,古朴典雅,气势恢宏,展示着江南民间建筑的艺术特色。

最有特色的是,西施故里风景区还专门建造了一座中国历代名媛馆,更加丰富了“千古美丽之源”的“美女文化”。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集中展示中国古代著名女性的展览馆,该馆共展出了100多个中国古代女性人物,其中四大美女是整个展馆的核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历代美女穿越古今,汇聚于此,与你进行“零距离”接触,定会感觉不虚此行。

“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故里在诸暨。”其实除了西施故里,诸暨还有很多靓丽的名片。这里还是“枫桥经验”发源地,珍珠、袜业、五金、香榧等都蜚声海内外。仲光介绍着自己的家乡,也让我对诸暨这座城市产生了一种想要深入了解的渴望,全国80%的珍珠、70%的五金管、70%的袜子、60%的香榧,竟然都来自诸

声。于是我答应了福明的邀约,撰写了诗朗诵《我想约你 走在寿阳的春天里》,向每一个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勇士深深致敬。节目播出后,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动联系县文化馆上传播出,在更大范围、更广阔空间中,引起强烈反响。

2023年9月,全国“四季村晚”舞台。一首大气磅礴、热情奔放的诗朗诵《寿阳颂》,再一次把一个绿水青山的寿阳、健康宜居的寿阳、厚德仁孝的寿阳,鼎力推介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面前。

诗以人传,人以诗名。此时此刻,我似乎得到了缪斯女神之吻,远比想象中意味深长,令我怦然心动,热泪飙飞。

四
 2024年清明过后,一场春雨洗去冬日的残迹,不远处的鹿泉山云海苍茫,恍若人间仙境。山脚下国保文物福田寺一侧,一座气势恢宏的艺术大厦——邢俊勤美术馆正加紧施工。作为平头镇的文化地标,美术馆将以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前卫的建筑艺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一处别具一格的文娱场所,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角落,感受艺术带来的无限可能。

从小就崇拜着你,长大后没能成了你,老来希望能跟着你,在更高的文化层面,认识和疗愈自己,逐渐走出小我的阴影和藩篱,走进文化寿阳明媚的阳光里。

慨然回望50多年文化长征路,我禁不住心潮澎湃。和当年的二俊,如今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邢俊勤并肩站在一起,把目光热切地投向美术馆、写生基地、福田寺,投向对面的文化馆,投向不远处的鹿泉山,投向山那边更远的地方。



美好的回忆还没完就进了村里,满街是绿军装,担水的、打扫卫生的,还有劈柴的,他们进出于饲养院、打谷场、大部队,不过大部分都住在了群众家里。

我进院子里,看到原来乱七八糟的鸡窝兔圈,都整理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窗台上还晾着一排解放鞋,每双都是湿漉漉的,像刚洗过一样。我迫不及待地一眼窑洞一眼窑洞地察看,透过玻璃窗看到炕上,都是方方正正的豆腐块。虽说是冬天,但院子里氤氲着一股只有春天才能闻到的,绿色植物释放出的清新的味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沁心润脾。

一阵风来,又一阵风去,像战士接到号令,匆匆奔赴疆场。

当熄灯号吹响的时候,满天繁星露出了它们明亮的眸子。正看着星星发呆时,奶奶叫我从窑洞上抱些柴火下来。我好奇地问奶奶:“这么晚了抱柴火干啥?”奶奶神秘地看看我,低声说道:“让你抱你就抱,等会儿就知道了。”

我和奶奶把柴火抱到场棚下,奶奶把柴火用绒草引着,然后把我带到窑洞前,悄悄地把那十几双鞋子拿到火堆旁烤着。红愣愣的火堆,把场棚照得透亮。我和奶奶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那一双双鞋子冒着热气,飘着阵阵的胶鞋味,还夹着脚汗的味道。

我问奶奶:“冷不冷?”奶奶说:“他们穿着湿淋淋的鞋子在雪地里走,他们更冷。”我又问:“奶奶,为啥给他们烤鞋子?”“解放军是最有情义的人,年时在咱家住了一夜,烧了点柴火,人家走的时候还留了一块钱。没有他们,哪有咱们的安稳日子。你大爷就是八路军,不到17岁就参加了队伍,当兵走的时候穿着一双露脚趾的鞋子,想给他带双新鞋都没有。听人说他牺牲前部队打了大胜仗,那天下了瓢泼大雨,他走的时候连双鞋都没穿,在那边不知有没有人给他烤鞋,也有人说他没死,但几十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奶奶用颤音说道。

我双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就着通明的火光,看到奶奶嘴角微微颤抖着,边说边用她粗糙的手揉了揉眼睛,低下头啜泣着不停地翻着鞋子……



此后,相继在大发遗址周边发现了3处同时代遗址。分别为,地处潇河支流涂河之畔的榆次区长凝镇西长凝(贾鱼沟)遗址、榆达遗址,以及与大发遗址相邻、同处潇河右岸的寿阳县西洛镇北东遗址。

1985年9月4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陈哲英等,在榆社县北寨乡赵王村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柱状石核、锥状石核、石片、刮削器、蚌饰和骨珠,以及马、鹿等动物化石。该遗址位于浊漳河上游泉河左岸二级阶地,为晚更新世末期遗址,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测定年代为距今1.2万年-1万年前。之后,又在与赵王遗址相邻的北寨乡孟家庄村西和箕城镇南河底村发现了同期遗址。该两处遗址均位于泉河右岸二级阶地。

1987年,文物工作者又在榆社县城东南约16千米的岚峪乡岚峪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岚峪村西约2千米的岚峪河北侧,出土了锥状和船底形石核等石器80余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之后,又先后在浊漳河西岸的郝北镇邱园村、河峪乡东形漳村和平顶村南窑自然村,发现了同时代文化遗址。

榆社县发现的以上9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文化遗址表明,距今2.3万年-1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末期,榆社盆地四面八方已经成为先民的集中栖息地。

此一时期,昔阳县松溪河流域台地也开始有先民驻足繁衍。至今发现的文化遗址有位于松溪河支流杨赵河岸畔的闫庄乡河上、台上遗址和松溪河中上游干流东岸的大寨镇留庄遗址。

进入全新世(距今1万年以来),全球气候逐渐转暖,且相对稳定,人类进入了新石器发展新阶段。至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晋中先民足迹广布境内山间河谷。

20世纪50年代,昔阳县文物部门在孔氏乡王寨村征集到青石磨盘、石磨棒各一件,其形制与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征集的同类器物,以及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十分相似。磁山文化是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首次大批量发现了早期农业遗存——粟,以及2座半地穴式房屋的房基,测定年限为距今7300年前。该遗址还发现了磨房采集果实和种植粟类的石磨盘、石磨棒。当时,原始农业已经萌芽,人们以石镰、石铲、石刀、石斧和石磨盘、石磨棒为生产生活用具,种粟养禽,开始定居生活。昔阳县与武乡县、武安县同属太行山中脊东西两侧的海河流域,昔阳县与武乡县虽然各自仅发现了两件文化遗存,也足以说明距今7300年前的太行山中段东西两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定居农耕生活。昔阳县孔氏乡王寨村是松溪河的出境处,也是市场最低点,气候温和,水资源富足,是本地最早出现原始种植业的地区,文化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300年前。

距今7000年-4000年前,文化时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先民足迹所至范围进一步扩大,聚居村落开始形成,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太谷区小白乡上土河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早期遗址,距今7000年-6000年前。该遗址位于晋中盆地东缘台地,清理出2座房址,出土了钵、壶、鼎、罐等陶器。上土河遗址表明,距今7000年-6000年前,晋中先民已经在晋中盆地东缘安家立业。

同时,文物工作者开始对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白燕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至夏商周时期的丰富文化遗存,共发现房屋9座、墓葬11座、陶窑3座、废墟(灰坑)390座,出土复原陶器800余件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品1000余件。其中,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屋测定年限为距今5000年前,属于庙底沟二期的陶器测定年限为距今4800年前,属于龙山文化的陶器测定年限为距今4000年前。此外,还发现了兼具排水与防御功能的两条灰沟,为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白燕遗址地处太谷区小白乡,与上土河遗址相邻,遗址坐落于晋中盆地东缘缓坡地带。该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告诉我们,距今7000年-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晋中先民在晋中盆地东缘聚居而居,农耕制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始了稳定的农耕聚落生活,社会形态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此后至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境内共普查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59处,遍布全市11个县(区、市)的广大地区。其中,晋中盆地沿线6个县(区、市)126处,分别为榆次区的上丁里、东郝、苏林、神堂沟、四角坪、东长凝、后沟、沛霖、神堂沟北、小南庄、大发东、东郝东、源洞、北合流、柏林头、西长凝南、大沟、聂店、福堂、流村、东赵郭村、西左付、白龙岗和鸣谦等24处,太谷区的枣润、南岭、西院上、西山底、南墙、王村、和仙地、石窟底、田受沟、东咸阳、西南台、卧龙岗、东庄、下土河、磨堆地、东贾、上庄、沙沟、岗上、大白、河西、白燕、北野头、砖井地和西吾等25处,祁县的梁村、弯沟、侯家庄、峪口、盘陀、祁任、北团柏、下庄、集林坪、集林坪北、鲁村、温曲和王乔堡等13处,平遥县的婴溪、郭休、乔家山、北堡村、梁坡底、上汪、马村、窑头、梁坡、四角坪、东关、西卜宜、罗鸣、东侯壁、下沟西、梁坡底、旭庄、北依洞、尹回、段村、庙西和希尧等22处,介休市的北贾、史村、龙旋湾、下李侯、河村、保和、渠池村、龙脉沟、碾头、寨子疙瘩、西宋堡、枣园疙瘩、温家沟、西靳等22处,灵石县的乔家山、道阡、程家坡、王禹、槐树原、集广、西里、两渡、张村、荡荡岭、河洲、堡沟、下园、高地原、漫河、旌介、疙瘩、老坟园、来全和马和等20处;东山5县33处,分别为榆社县的北瓦窑、赵王、东方山、南山梁和十亩上等5处,左权县的刘家窑和栗城2处,和顺县的北仓和井玉沟2处,昔阳县的梁庄、留庄、瓦邱、东关、南寺坪、南庄地、柏叶底和民安等8处,寿阳县的长征地、神地、封候岭、大远、段沟、里思、温家沟、斜坡、白僧庄、南咀、后梁、芦家庄、猪咀、北郭、山里梁和官地咀等16处。

至此,发端于榆社盆地、相传数十万年的人类文化薪火竟放,晋中区域文明历史的大幕正徐徐开启。

亿万年自然神功,塑造了晋中大地。数十万载先民接力,繁衍出数百万晋中儿女。溯求本源,敬畏自然,感恩先人,智也善也。(完)

